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 第三十二回 “武行者”醉打孔亮 “錦毛虎”義釋宋江

當時兩個鬥了十數合，那先生被“武行者”賣個破綻，讓那先生兩口劍刃將人來，被“武行者”轉過身來，看得親切，只一戒刀，那先生的頭，滾落在一邊，屍首倒在石上。“武行者”大叫：“庵裏婆娘出來，我不殺你，只問你個緣故。”只見庵裏走出那個婦人來，倒地便拜。“武行者”道：“你休拜我。你且說，這裏是甚麼去處？那先生卻是你的甚麼人？”那婦人哭著道：“奴是這嶺下張太公家女兒，這庵是奴家祖上墳庵。這先生不知是那裏人，來我家裏投宿，言說善習陰陽，能識風水。我家爹娘，不合留他在莊上，因請他來這裏墳上觀看地理，被他說誘，又留他住了幾日。那廝一日見了奴家，便不肯去了。住了三兩個月，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，卻把奴家強騙在此墳庵裏住。這個道童，也是別處擄掠來的。這嶺喚做蜈蚣嶺。這先生見這條嶺好風水，以此他便自號“飛天蜈蚣”王道人。”“武行者”道：“你還有親眷麼？”那婦人道：“親戚自有幾家，都是莊農之人，誰敢和他爭論？”“武行者”道：“這廝有些財帛麼？”婦人道：“他也積蓄得一二百兩金銀。”“武行者”道：“有時，你快去收拾。我便要放火燒庵也。”那婦人問道：“師父，你要酒肉喫麼？”“武行者”道：“有時，將來請我。”那婦人道：“請師父進庵裏去喫。”“武行者”道：“怕別有人暗算我麼？”那婦人道：“奴有幾顆頭，敢賺得師父？”“武行者”隨那婦人入到庵裏，見小窗邊桌子上擺著酒肉。“武行者”討大碗喫了一回。那婦人收拾得金銀財帛已了，“武行者”便就裏面放起火來。那婦人捧著一包金銀，獻與“武行者”，乞性命。“武行者”道：“我不要你的，你自將去養身。快走！快走！”那婦人拜謝了，自下嶺去。“武行者”把那兩個屍首都擄在火裏燒了。插了戒刀，連夜自過嶺來，迤邐取路，望著青州地面來。又行了十數日，但遇村坊道店，市鎮鄉城，果然都有榜文張掛在彼處，捕獲武松。到處雖有榜文，武松已自做了行者，於路卻沒人盤詰他。時遇十一月間，天色好生嚴寒。當日“武行者”一路上買酒買肉喫，只是敵不過寒威。上得一條土岡，早望見前面有一座高山，生得十分嶮峻。“武行者”下土岡子來，走得三五里路，早見一個酒店。門前一道清溪，屋後都是巖石亂山。看那酒店時，卻是個村落小酒肆。但見：

門迎溪潤，山映茅茨。疏籬畔梅開玉蕊，小窗前松偃蒼龍。烏皮桌椅，盡列著瓦鉢磁甌；黃土牆垣，都畫著酒仙詩客。一條青旛舞寒風，兩句詩詞招過客。端的是走驃騎聞香須住馬，使風帆知味也停舟。

“武行者”過得那土岡子來，逕奔入那村酒店裏坐下，便叫道：“店主人家，先打兩角酒來。肉便買些來喫。”店主人應道：“實不瞞師父說：酒卻有些茅柴白酒，肉卻都賣沒了。”“武行者”道：“且把酒來盪寒。”店主人便去打兩角酒，大碗價篩來，教“武行者”喫，將一碟熟菜，與他過日。片時間，喫盡了兩角酒，又叫再打兩角酒來，店主人又打了兩角酒，大碗篩來。“武行者”只顧喫。比及過岡子時，先有三五分酒了，一發喫過這四角酒，又被朔風一吹，酒卻涌上。武松卻大呼小叫道：“主人家，你真個沒東西賣？你便自家喫的肉食，也回些與我喫了，一發還你銀子。”店主人笑道：“也不曾見這個出家人，酒和肉只顧要喫，卻那裏去取？師父，你也只好罷休。”“武行者”道：“我又不白喫你的，如何不賣與我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我和你說過，只有這些白酒，那得別的東西賣？”正在店裏論口，只見外面走入一條大漢，引著三四個人入店裏來。“武行者”看那大漢時，但見：

頂上頭巾魚尾赤，身上戰袍鴨頭綠。腳穿一對踢土靴，腰系數尺紅搭膊。面圓耳大，脣闊口方。長七尺以上身材，有二十四五年紀。相貌堂堂強壯士，未侵女色少年郎。

那條大漢引著眾人入進店裏，主人笑容可掬迎接著：“大郎請坐。”那漢道：“我分付你的，安排也未？”店主人答道：“雞與肉都已煮熟了，只等大郎來。”那漢道：“我那青花瓮酒在那裏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有在這裏。”那漢引了眾人，便向“武行者”對席上頭坐了；那同來的三四人，卻坐在廝下。店主人卻捧出一樽青花瓮酒來，開了泥頭，傾在一個大白盆裏。“武行者”偷眼看時，卻是一瓮窖下的好酒，被風吹過酒的香味來。“武行者”聞了那酒香味，喉嚨癢將起來，恨不得鑽過來搶喫。只見店主人又去廚下，把一盤子托出一對熟雞，一大盤精肉來，放在那漢面前，便擺了菜蔬，用杓子舀酒去燙。“武行者”看了自己面前，只是一碟兒熟菜，不由的不氣。正是眼飽肚中饑，“武行者”酒又發作，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桌子，大叫道：“主人家，你來！你這廝好欺負客人！”店主人連忙來問道：“師父，休要焦躁。要酒便好說。”“武行者”睜著雙眼喝道：“你這廝好不曉道理！這青花瓮酒和雞肉之類，如何不賣與我？我也一般還你銀子。”店主人道：“青花瓮酒和雞肉，都是那大郎家裏自將來的，只借我店裏坐地喫酒。”“武行者”心中要喫，那裏聽他分說，一片聲喝道：“放屁！放屁！”店主人道：“也不曾見你這個出家人，恁地蠻法！”“武行者”喝道：“怎地是老爺蠻法？我自喫你的！”那店主人道：“我倒不曾見出家人自稱老爺。”“武行者”聽了，跳起身來，又開五指店主人臉上只一掌，把那店主人打個踉蹌，直撞過那邊去。那對席的大漢，見了大怒。看那店主人時，打得半邊臉都腫了，半日掙扎不起。那大漢跳起身來，指定武松道：“你這個鳥頭陀，好不依本分！卻怎地便動手動腳！卻不道：‘是出家人勿起嗔心。’”“武行者”道：“我自打他，干你甚事！”那大漢怒道：“我好意勸你，你這鳥頭陀敢把言語傷我！”“武行者”聽得大怒，便把桌子推開，走出來喝道：“你那這廝說誰！”那大漢笑道：“你這鳥頭陀，要和我這廝打，正是來太歲頭上動土！”那大漢便點手叫道：“你這賊行者，出來和你說話！”“武行者”喝道：“你道我怕你，不敢打你！”一搶搶到門邊，那大漢便閃出門外去。“武行者”趕到門外，那大漢見武松長壯，那裏敢輕敵，便做個門戶等著他。“武行者”搶入去，接住那漢手。那大漢卻待用力扶武松，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，就手一扯，扯入懷來，只一撥，撥將去，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，那裏做得半分手腳。那三四個村漢看了，手顫腳麻，那裏敢上前來。“武行者”踏住那大漢，提起拳頭來，只打實落處，打了二三十拳，就地下提起來，望門外溪裏一丟。那三四個村漢叫聲苦，不知高低，都下溪裏來救起那大漢，自攙扶著投南去了。這店主人喫了這一掌，打得麻了，動彈不得，自入屋後去躲避了。

“武行者”道：“好呀！你們都去了，老爺喫酒肉！”把個碗去白盆內舀那酒來，只顧喫。桌子上那對雞，一盤子肉，都未曾喫動。“武行者”且不用箸，雙手扯來任意喫。沒半個時辰，把這酒肉和雞都喫個八分。“武行者”醉飽了，把直裰袖結在背上，便出店門，沿溪而走。卻被那北風卷將起來，“武行者”捉腳不住，一路上搶將來。離那酒店，走不得四五里路，旁邊土牆裏，走出一只黃狗，看著武松叫。“武行者”看時，一只大黃狗趕著吠。“武行者”大醉，正要尋事，恨那只狗趕著他只管吠，便將左手鞘裏掣出一口戒刀來，大踏步趕。那只黃狗透著溪岸叫。“武行者”一刀斫將去，卻斫個空，使得力猛，頭重腳輕，翻筋斗倒撞下溪裏去，卻起不來。冬月天道，溪水正涸，雖是只有一二尺深淺的水，卻寒冷的當不得。爬起來，淋淋的一身水，卻見那口戒刀，浸在溪裏。“武行者”便低頭去撈那刀時，撲地又落下去了，只在那溪水裏滾。岸上側首牆邊，轉出一夥人來，當先一個大漢，頭戴氈笠子，身穿鵝黃紵絲襖，手裏拿著一條哨棒，背後十數個人跟著，都拿木把白棍。數人一個指道：“這溪裏的賊行者，便是打了小哥哥的。如今小哥哥尋不見，大哥哥自引了二三十個莊客，逕奔酒店裏捉他去了。他卻來到這裏。”說猶未了，只見遠遠地那個喫打的漢子，換了一身衣服，手裏提著一條朴刀，背後引著三二十個莊客，都是有名的漢子。怎見的，正是叫做：

長王三，矮李四。急三千，慢八百。芭上糞，屎裏蛆。

米中蟲，飯內屁。烏上刺，沙小生。木伴哥，牛筋等。

這一二十個盡是為頭的莊客，余者皆是村中搗子。都拖槍拽棒，跟著那個大漢，吹風胡哨來尋武松。趕到牆邊見了，指著武松，對那穿鵝黃襖子的大漢道：“這個賊頭陀，正是打兄弟的。”那個大漢道：“且捉這廝，去莊裏細細拷打。”那漢喝聲“下手！”三四十人一發上。可憐武松醉了，掙扎不得，急要爬起來，被眾人一齊下手，橫拖倒拽，捉上溪來。轉過側首牆邊一所大莊院，兩下都是高牆粉壁，垂柳喬松，圍繞著牆院。眾人把武松推搡入去，剝了衣裳，奪了戒刀、包裹，揪過來綁在大柳樹上，教取一束藤條來，細細的打那廝。

卻纔打得三五下，只見莊裏走出一個人來問道：“你兄弟兩個，又打甚麼人？”只見這兩個大漢叉手道：“師父聽稟：兄弟今日和

鄰莊三四個相識，去前面小路店裏喫三杯酒，巨耐這個賊行者倒來尋鬧，把兄弟痛打了一頓，又將來攏在水裏，頭臉都磕破了，險些凍死，卻得相識救了回來。歸家換了衣服，帶了人，再去尋他。那廝把我酒肉都喫了，卻大醉倒在門前溪裏；因此捉拿在這裏，細細的拷打。看起這賊頭陀來，也不是出家人，臉上見刺著兩個‘金印’，這賊卻把頭髮披下來遮了，必是個避罪在逃的囚徒。問出那廝根原，解送官司理論。”這個喫打傷的大漢道：“問他做甚麼！這禿賊打得我一身傷損，不著一兩個月，將息不起。不如把這禿賊一頓打死了，一把火燒了罷，纔與我消得這口恨氣。”說罷，拿起藤條，恰待又打，只見出來的那人說道：“賢弟，且休打，待我看他一看，這人也象是一個好漢。”

此時“武行者”心中已自酒醒了，理會得，只把眼來閉了，由他打，只不做聲。那個人先去背上看了杖瘡，便道：“作怪，這模樣想是決斷不多時的疤痕。”轉過面前看了，便將手把武松頭髮揪起來，定睛看了，叫道：“這個不是我兄弟武二郎！”“武行者”方纔閃開雙眼，看了那人道：“你不是我哥哥！”那人喝叫：“快與我解下來，這是我的兄弟。”那穿鵝黃襖子的併喫打的盡皆喫驚，連忙問道：“這個行者如何卻是師父的兄弟？”那人便道：“他便是我時常和你們說的那景陽岡上打虎的武松。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。”那弟兄兩個聽了，慌忙解下武松來，便討幾件乾衣服，與他穿了，便扶入草堂裏來。武松便要下拜，那個人驚喜相半，扶住武松道：“兄弟酒還未醒，且坐一坐說話。”武松見了那人，歡喜上來，酒早醒了五分。討些湯水洗漱了，喫些醒酒之物，便來拜了那人，相敘舊話。

那人不是別人，正是鄆城縣人氏，姓宋，名江，表字公明。“武行者”道：“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莊上，卻如何來在這裏？兄弟莫不是和哥哥夢中相會麼？”宋江道：“我自從和你在柴大官人莊上分別之後，我卻在那裏住得半年。不知家中如何，恐父親煩惱，先發付兄弟宋清歸去。後卻收拾得家中書信說道：‘官司一事，全得朱、雷二都頭氣力，已自家中無事，只要緝捕正身；因此已動了個海捕文書，各處追獲。’這事已自慢了。卻有這裏孔太公，屢次使人去莊上問信。後見宋清回家，說道宋江在柴大官人莊上。因此，特地使人直來柴大官人莊上，取我在這裏。此間便是白虎山。這莊便是孔太公莊上。恰纔和兄弟相打的，便是孔太公小兒子，因他性急，好與人廝鬧，到處叫他做‘獨火星’孔亮。這個穿鵝黃襖子的，便是孔太公大兒子，人都叫他做毛頭星孔明。因他兩個好習槍棒，卻是我點撥他些個，以此叫我做師父。我在此間住半年了。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風寨走一遭，這兩日方欲起身。我在柴大官人莊上時，只聽得人傳說道兄弟在景陽岡上打了大蟲，又聽知你在陽穀縣做了都頭，又聞門殺了西門慶。向後不知你配到何處去。兄弟如何做了行者？”

武松答道：“小弟自從柴大官人莊上別了哥哥，去到得景陽岡上打了大蟲，送去陽穀縣，知縣就抬舉我做了都頭。後因嫂嫂不仁，與西門慶通奸，藥死了我先兄武大；被武松把兩個都殺了，自首告到本縣，轉發東平府。後得陳府尹一力救濟，斷配孟州。”至十字坡，怎生遇見張青、孫二娘；到孟州，怎地會施恩，怎地打了“蔣門神”，如何殺了張都監一十五口，又逃在張青家；“母夜叉”孫二娘教我做了頭陀行者的緣故；過蜈蚣嶺試刀，殺了王道人；至村店喫酒，醉打了孔兄。把自家的事，從頭備細告訴了宋江一遍。孔明、孔亮兩個聽了大驚，撲翻身便拜。武松慌忙答禮道：“卻纔甚是衝撞，休怪休怪！”孔明、孔亮道：“我弟兄兩個‘有眼不識泰山’，萬望恕罪！”“武行者”道：“既然二位相覷武松時，卻是與我烘焙度牒、書信，並行李衣服，不可失落了那兩口戒刀，這串數珠。”孔明道：“這個不須足下掛心，小弟已自著人收拾去了，整頓端正拜還。”武行者拜謝了。宋江請出孔太公，都相見了。孔太公置酒設席管待，不在話下。

當晚宋江邀武松同榻，敘說一年有餘的事，宋江心內喜悅。武松次日天明起來，都洗漱罷，出到中堂相會，喫早飯。孔明自在那裏相陪。孔亮捱著痛疼，也來管待。孔太公便叫殺羊宰豬，安排筵宴。是日，村中有幾家街坊親戚，都來相探。又有幾個門下人，亦來謁見。宋江心中大喜。當日筵宴散了，宋江問武松道：“二哥，今欲往何處安身？”武松道：“昨夜已對哥哥說了：‘菜園子’張青寫書與我，著兄弟投二龍山寶珠寺‘花和尚’魯智深那裏入夥。他也隨後便上山來。”宋江道：“也好。我不瞞你說，我家近日有書來，說道清風寨如寨‘小李廣’花榮，他知道我殺了閻婆惜，每每寄書來與我，千萬教我去寨裏住幾時。此間又離清風寨不遠，我這兩日正待要起身去。因見天氣陰晴不定，未曾起程。早晚要去那裏走一遭，不若和你同往如何？”武松道：“哥哥，怕不是好情分，帶攜兄弟投那裏去住幾時！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，遇赦不宥，因此發心，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。亦且我又做了頭陀，難以和哥哥同往。路上被人設疑，倘或有些決撒了，須連累了哥哥。——便是哥哥與兄弟同死同生，也須累及了花榮山寨不好。只是由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。天可憐見，異日不死，受了招安，那時卻來尋訪哥哥未遲。”宋江道：“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，皇天必祐。若如此行，不敢苦勸，你只相陪我住幾日了去。”

自此，兩個在孔太公莊上，一住過了十日之上，宋江與武松要行，孔太公父子，那裏肯放。又留住了三五日，宋江堅執要行，孔太公只得安排筵席送行。管待一日了，次日將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，皂布直裰，並帶來的度牒、書信、界箍、數珠、戒刀、金銀之類，交還武松。又各送銀五十兩，權為路費。宋江推卻不受，孔太公父子那裏肯，只顧將來拴縛在包裹裏。宋江整頓了衣服器械；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，帶上鐵界箍，掛了人頂骨數珠，跨了兩口戒刀，收拾了包裹，拴在腰裏。宋江提了朴刀，懸口腰刀，帶上氈笠子，辭別了孔太公。孔明、孔亮叫莊客背了行李，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餘里路，拜辭了宋江、“武行者”兩個。宋江自把包裹背了，說道：“不須莊客遠送，我自和武兄弟去。”孔明、孔亮相別，自和莊客歸家，不在話下。只說宋江和武松兩個，在路上行著，於路說些閒話，走到晚，歇了一宵。次日早起，打夥又行。兩個喫罷飯，又走了四五十里，卻來到一市鎮上，地名喚做瑞龍鎮，卻是個三岔路口。宋江借問那裏人道：“小人們欲投二龍山、清風鎮上，不知從那條路去？”那鎮上人答道：“這兩處不是一條路去了。這裏要投二龍山去，只是投西落路；若要投清風鎮去，須用投東落路，過了清風山便是。”宋江聽了備細，便道：“兄弟，我和你今日分手，就這裏喫三杯別酒。”詞寄浣溪沙，單題別意：

握手臨期話別難，山林景物正闌珊，壯懷寂寞客囊單。旅次愁來魂欲斷，郵亭宿處缺空彈，獨憐長夜苦漫漫。

“武行者”道：“我送哥哥一程，方卻回來。”宋江道：“不須如此。自古道：‘送君千里，終有一別。’兄弟，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，早早的到了彼處。入夥之後，少戒酒性。如得朝廷招安，你便可攏撥魯智深、楊志投降了。日後但是去邊上，一刀一鎗，博得個封妻蔭子，久後青史上留一個好名，也不枉了為人一世。我自百無一能，雖有忠心，不能得進步。兄弟，你如此英雄，決定做得大事業，可以記心。聽愚兄之言，圖個日後相見。”“武行者”聽了，酒店上飲了數杯，還了酒錢。二人出得店來，行到市鎮梢頭，三岔路口，武行者下了四拜。宋江灑淚，不忍分別，又分付武松道：“兄弟，休忘了我的言語，少戒酒性。保重保重！”“武行者”自投西去了。看官牢記話頭，“武行者”自來二龍山投魯智深、楊志入夥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宋江自別了武松，轉身望東，投清風山路上來，於路只憶“武行者”。又自行了幾日，卻早遠遠的望見清風山。看那山時，但見：

八面嵯峨，四圍險峻。古怪喬松盤鶴蓋，杈桠老樹掛藤蘿。瀑布飛流，寒氣逼人毛髮冷；綠陰散下，清光射日夢魂驚。澗水時聽，樵人斧響；峰巒特起，山鳥聲哀。麋鹿成群，穿荊棘往來跳躍；狐狸結隊，尋野食前後呼號。若非佛祖修行處，定是強人打劫場。

宋江看見前面那座高山，生得古怪，樹木稠密，心中歡喜，觀之不足，貪走了幾程，不曾問的宿頭。看看天色晚了，宋江心內驚慌，肚裏尋思道：“若是夏夏天道，胡亂在林子裏歇一夜；卻恨又是仲冬天氣，風霜正冽，夜間寒冷，難以打熬。倘或走出一個毒蟲虎豹來時，如何抵當？卻不害了性命！”只顧望東小路裏撞將去。約莫走了也是一更時分，心裏越慌，看不見地下，履了一條絆腳索。樹林裏銅鈴響，走出十四五個伏路小嘍囉來，發聲喊，把宋江捉翻，一條麻索縛了，奪了朴刀、包裹，吹起火把，將宋江解上山來。宋江只得叫苦。卻早押到山寨裏。

宋江在火光下看時，四下裏都是木柵，當中一座草廳，廳上放著三把虎皮交椅，後面有百十間草房。小嘍囉把宋江綑做粽子相

似，將來綁在將軍柱上，有幾個在廳上的小嘍囉說道：“大王方纔睡，且不要去報。等大王酒醒時，卻請起來，剖這牛子心肝，做醒酒湯，我們大家喫塊新鮮肉。”宋江被綁在將軍柱上，心裏尋思道：“我的造物，只如此偃蹇，只為殺了一個煙花婦人，變出得如此之苦。誰想這把骨頭卻斷送在這裏！”只見小嘍囉點起燈燭熒煌。宋江已自凍得身體麻木了，動彈不得，只把眼來四下裏張望，低了頭嘆氣。

約有二三更天氣，只見廳背後走出三五個小嘍囉來叫道：“大王起來了。”便去把廳上燈燭剔得明亮。宋江偷眼看時，只見那個出來的大王，頭上縮著鵝梨角兒，一條紅絹帕裹著，身上披著一領棗紅紵絲襖，便來坐在當中虎皮交椅上。看那大王時，生得如何？但見：

赤髮黃鬚雙眼圓，臂長腰闊氣冲天。

江湖稱作錦毛虎，好漢原來卻姓燕。

那個好漢，祖貫山東萊州人氏，姓燕，名順，綽號“錦毛虎”。原是販羊馬客人出身，因為消折了本錢，流落在綠林叢內打劫。那燕順酒醒起來，坐在中間交椅上，問道：“孩兒們那裏拿得這個牛子？”小嘍囉答道：“孩兒們正在後山伏路，只聽得樹林裏銅鈴響。原來這個牛子，獨自個背些包裹，撞了繩索，一交絆翻，因此拿得來，獻與大王做醒酒湯。”燕順道：“正好！快去與我請得二位大王來同喫。”小嘍囉去不多時，只見廳側兩邊走上兩個好漢來。左邊一個，五短身材，一雙光眼。怎生打扮？但見：

天青襖錦繡補，形貌崢嶸性驕鹵。

貪財好色最強梁，放火殺人王矮虎。

這個好漢，祖貫兩淮人氏，姓王，名英，為他五短身材，江湖上叫他做“矮腳虎”。原是車家出身，為因半路裏見財起意，就勢劫了客人，事發到官，越獄走了，上清風山，和燕順佔住此山，打家劫舍。右邊這個，生的白淨面皮，二牙掩口鬚須；瘦長膀闊，清秀模樣，也裹著頂絳紅頭巾。怎地結束，但見：

襖襖銷金油綠，狼腰緊繫征裙。

山寨紅巾好漢，江湖白面郎君。

這個好漢，祖貫浙西蘇州人氏，姓鄭，雙名天壽，為他生得白淨俊俏，人都號他做“白面郎君”。原是打銀為生，因他自小好習鎗棒，流落在江湖上，因來清風山過，撞著王矮虎，和他鬥了五六十合，不分勝敗。因此燕順見他好手段，留在山上，坐了第三把交椅。

當下三個頭領坐下。“王矮虎”便道：“孩兒們，正好做醒酒湯。快動手，取下這牛子心肝來，造三分醒酒酸辣湯來。”只見一個小嘍囉掇一大銅盆水來，放在宋江面前；又一個小嘍囉捲起袖子，手中明晃晃拿著一把剗心尖刀。那個掇水的小嘍囉便把雙手潑起水來，澆那宋江心窩裏。——原來但凡人心，都是熱血裹著，把這冷水潑散了熱血，取出心肝來時，便脆了好喫。那小嘍囉把水直潑到宋江臉上，宋江嘆口氣道：“可惜宋江死在這裏！”燕順親耳聽得“宋江”兩字，便喝住小嘍囉道：“且不要潑水。”燕順問道：“他那廝說甚麼‘宋江’？”小嘍囉答道：“這廝口裏說道：‘可惜宋江死在這裏。’”燕順便起身來問道：“兀那漢子，你認得宋江？”宋江道：“只我便是宋江。”燕順走近跟前，又問道：“你是那裏的宋江？”宋江答道：“我是濟州鄆城縣做押司的宋江。”燕順道：“你莫不是山東‘及時雨’宋公明，殺了閻婆惜，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麼？”宋江道：“你怎得知？我正是宋三郎。”

燕順聽罷，喫了一驚，便奪過小嘍囉手內尖刀，把麻索都割斷了；便把自身上披的棗紅紵絲襖脫下來，裹在宋江身上，抱在中間虎皮交椅上，喚起“王矮虎”、鄭天壽快下來。三人納頭便拜。宋江滾下來答禮，問道：“三位壯士何故不殺小人，反行重禮？此意如何？”亦拜在地。那三個好漢，一齊跪下。燕順道：“小弟只要把尖刀刺了自己的眼睛，原來不識好人。一時問見不到處，少問個緣由，爭些兒壞了義士。若非天幸，使令仁兄自說出大名來，我等如何得知仔細！小弟在江湖上綠林叢中，走了十數年，聞得賢兄仗義疏財，濟困扶危的大名，只恨緣分淺薄，不能拜識尊顏，今日天使相會，真乃稱心滿意。”宋江答道：“量宋江有何德能，教足下如此掛心錯愛。”燕順道：“仁兄禮賢下士，結納豪傑，名聞寰海，誰不欽敬！梁山泊近來如何興旺，四海皆聞。曾有人說道，盡出仁兄之賜。不知仁兄獨自何來？今卻到此？”宋江把救晁蓋一節，殺閻婆惜一節，卻投柴進同孔太公許多時，並今次要往清風寨尋“小李廣”花榮，——這幾件事，一一備細說了。三個頭領大喜，隨即取套衣服與宋江穿了。一面叫殺羊宰馬，連夜筵席，當夜直喫到五更，叫小嘍囉伏侍宋江歇了。次日辰牌起來，訴說路上許多事務，又說武松如此英雄了得。三個頭領跌腳懊恨道：“我們無緣，若得他來這裏，十分是好，卻恨他投那裏去了。”

話休絮繁。宋江自到清風山，住了五七日，每日好酒好食管待，不在話下。

時當臘月初旬，山東人年例，臘日上墳。只見小嘍囉山下報上來說道：“大路上有一乘轎子，七八個人跟著，挑著兩個盒子，去墳頭化紙。”“王矮虎”是個好色之徒，見報了，想此轎子必是個婦人，點起三五十小嘍囉，便要下山。宋江、燕順那裏攔當得住。綽了鎗刀，敲一棒銅鑼，下山去了。宋江、燕順、鄭天壽三人，自在寨中飲酒。那“王矮虎”去了約有三兩個時辰，遠探小嘍囉報將來，說道：“王頭領直趕到半路裏，七八個軍漢都走了，拿得轎子裏抬著的一個婦人。只有一個銀香盒，別無物件財物。”燕順問道：“那婦人如今抬到那裏？”小嘍囉道：“王頭領已自抬在山後房中去了。”燕順大笑。宋江道：“原來王英兄弟，要貪女色，不是好漢的勾當。”燕順道：“這個兄弟，諸般都肯向前，只是有這些毛病。”宋江道：“二位和我同去勸他。”

燕順、鄭天壽便引了宋江，直來到後山王矮虎房中，推開房門，只見王矮虎正攙住那婦人求歡。見了三位人來，慌忙推開那婦人，請三位坐。宋江看那婦人時，但見：身穿縞素，腰系孝裙。不施脂粉，自然體態妖嬈；懶染鉛華，生定天姿秀麗。雲含春黛，恰似西子顰眉；雨滴秋波，渾似驪姬垂涕。

宋江看見那婦人，便問道：“娘子，你是誰家宅眷？這般時節，出來閒走，有甚麼要緊？”那婦人含羞向前，深深地道了三個萬福，便答道：“侍兒是清風寨知寨的渾家。為因母親棄世，今得小祥，特來墳前化紙。那裏敢無事出來閒走？告大王垂救性命！”宋江聽罷，喫了一驚，肚裏尋思道：“我正來投莽花知寨，莫不是花榮之妻？……我如何不救？”宋江問道：“你丈夫花知寨，如何不同你出來上墳？”那婦人道：“告大王，侍兒不是花知寨的渾家。”宋江道：“你恰纔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。”那婦人道：“大王不知，這清風寨如今有兩個知寨，一文一武。武官便是知寨花榮，文官便是侍兒的丈夫，知寨劉高。”宋江尋思道：“他丈夫既是和花榮同僚，我不救時，明日到那裏，須不好看。”宋江便對王矮虎說道：“小人有句話說，不知你肯依麼？”王英道：“哥哥有話，但說不妨。”宋江道：“但凡好漢犯了‘溜骨髓’三個字的，好生惹人恥笑。我看這娘子說來，是個朝廷命官的恭人。怎生看在下薄面，並江湖上‘大義’兩字，放他下山回去，教他夫妻完聚如何？”王英道：“哥哥聽稟：王英自來沒個押寨夫人做伴，況兼如今世上，都是那大頭巾弄得歹了，哥哥管他則甚？胡亂容小弟這些個。”宋江便跪一跪道：“賢弟若要押寨夫人時，日後宋江揀一個停當好的，在下納財進禮，娶一個伏侍賢弟。只是這個娘子，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，怎地做個人情，放了他則個。”燕順、鄭天壽一齊扶住宋江道：“哥哥且請起來，這個容易。”宋江又謝道：“恁的時，重承不阻。”燕順見宋江堅意要救這婦人，因此不顧王矮虎肯與不肯，喝令轎夫抬了去。那婦人聽了這話，插燭也似拜謝宋江，一口一聲叫道：“謝大王！”宋江道：“恭人，你休謝我，我不是山寨裏大王，我自是鄆城縣客人。”那婦人拜謝了下山，兩個轎夫也得了性命，抬著那婦人下山來，飛也似走，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腳。這王矮虎又羞又悶，只不做聲，被宋江拖出前廳勸道：“兄弟，你不要焦躁。宋江日後好歹要與兄弟完娶一個，教你歡喜便了。小人並不失信。”燕順、鄭天壽都笑起來。王矮虎一時被宋江以禮義縛了，雖不滿意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陪笑。自同宋江在山寨中喫筵席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清風寨軍人，一時間被擄了恭人去，只得回來，到寨裏報與劉知寨，說道：“恭人被清風山強人擄去了。”劉高聽了大怒，喝罵去的軍人不了事，如何撇了恭人，大棍打那去的軍漢。眾人分說道：“我們只有五七個，他那裏三四十人，如何與他敵得！”劉

高喝道：‘胡說！你們若不去奪得恭人回來時，我都把你們下在牢裏問罪。’那幾個軍人喫逼不過，沒奈何，只得央浼本寨內軍健七八十人，各執鎗棒，用意來奪。不想來到半路，正撞見兩個轎夫，抬得恭人飛也似來了。眾軍漢接見恭人問道：‘怎地能夠下山？’那婦人道：‘那廝捉我到山寨裏，見我說道是劉知寨的夫人，唬得那廝慌忙拜我，便叫轎夫送我下山來。’眾軍漢道：‘恭人可憐見我們，只對相公說：我們打奪得恭人回來，權救我眾人這頓打。’那婦人道：‘我自有道理說便了。’眾軍漢拜謝了，簇擁著轎子便行。眾人見轎夫走得快，便說道：‘你兩個閒常在鎮上抬轎時，只是鵝行鴨步，如今卻怎地這等走的快？’那兩個轎夫應道：‘本是走不動，卻被背後老大栗暴打將來。’眾人笑道：‘你莫不見鬼，背後那得人？’轎夫方纔敢回頭，看了道：‘哎也！是我走的慌了，腳後跟直打著腦杓子。’眾人都笑。簇著轎子，回到寨中。劉知寨見了大喜，便問恭人道：‘你得誰人救了你回來？’那婦人道：‘便是那廝們擄我去，不從奸騙。正要殺我，見我說是知寨的恭人，不敢下手，慌忙拜我，卻得這許多人來搶奪得我回來。’劉高聽了這話，便叫取十瓶酒，一口豬，賞了眾人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宋江自救了那婦人下山，又在山寨中住了五七日，思量要來投奔花知寨，當時作別要下山。三個頭領，苦留不住，做了送路筵席餞行，各送些金寶與宋江，打縛在包裹裏。當日宋江早起來，洗漱罷，喫了早飯，拴束了行李，作別了三位頭領下山。那三個好漢將了酒果饒饌，直送到山下二十餘里官道傍邊，把酒分別。三人不捨，叮囑道：‘哥哥去清風寨回來，是必再到山寨相會幾時。’宋江背上包裹，提了朴刀，說道：‘再得相見。’唱個大喏，分手去了。若是說話的同時生，並肩長，攔腰抱住，把臂拖回。宋公明只因要來投奔花知寨，險些兒死無葬身之地。正是遭逢坎坷皆天數，際會風雲豈偶然。畢竟宋江來尋花知寨，撞著甚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